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夏四月己巳中書言在京免行錢欲令元詳  
定官於貧下行人名下持減萬緡仍免在京市例錢二  
十以下者開封府界并諸路今年旱災約及五分處欠  
負官物元非侵盜並權停催理災傷州縣未決刑獄委

監司選官結絕杖以下情輕聽贖貧乏者釋之勸誘積蓄之家賒貸錢穀雖有利息豐熟日官為受理其流民所至檢計合興工役給與錢糧興修如老小疾病即依乞丐人例其在京諸門減定稅額內小民販易竹木蘆簾羊毛之類稅錢不滿三十者權免從之先是手詔應災傷路分編排保甲方田造簿淤田及應有見差夫處並權罷候農隙豐熟日別奏取旨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

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  
豐稔今旱暵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  
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  
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翰林學士  
呂惠卿言奉詔與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證  
而有臣未到以前布所取狀臣恐當再行審覆乞下開  
封府暫追赴臣處供析即更不禁繫中書欲依惠卿所  
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處取問所貴不致互有辭

說三司既收勝放罪上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以聞時三月晦也及時布對於延和殿上慰諭久之因曰惠卿誠不可更共事布亦固求罷上不許但勉令盡力布又陳薛向編管無罪牙人事上惻然咨嘆曰此事朕與有罪當時失於詳究便令依奏今已無及惟當速釋之耳布言編管人情輕一暮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還矣上頗悅布又言三司枉徇市易決責商賈不一上曰他日可一一檢取進呈

時上意猶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  
惠卿奏請審覆蓋謀獨變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兩  
人 上批久旱可選日差官再祈郊廟社稷及分禱宮  
觀寺院 詔州學已差教授處管下有書院并縣學舊  
有錢糧者並撥入本學補試生員選差職掌餘官毋得  
干預從國子監請也

庚午詔置疏濬黃河司差虞部員外郎提舉大名府界  
金隄范子淵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口自衛州至海口又

以衛尉寺丞李公義為勾當公事先是王安石以濬川  
杷法下大名府路安撫司安撫司令子淵與通判知縣  
共試驗之皆言其法不可用安石必使用之子淵亦不

敢違

子淵二十五日奏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皆言用後川杷此據實錄

會子淵以事至

京師安石問子淵濬川杷法甚善何故頃言其不可用

子淵即對曰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

悅遂專置濬川司命子淵領之仍以公義為屬

此據記聞仍采

實錄前後所書畧加刪潤使不相抵牾公義初見六年十一月八日又見七年三月十一日

子淵言

今創置司局合具條約應䟽濬河道合用人船並下本  
地分都大司於諸埽差撥如船不足即乞從本司移牒  
於三門白波輦運司應副自衛州至海口全藉有心力  
使臣分委勾當乞不拘常制舉使臣十員指使二員合  
製造䟽濬木杷鐵龍爪等乞下沿河州軍應副工匠於  
諸埽各抽差就轉運金隄兩司差坐船二隻本司官當  
直兵士於都大司河清差撥官員請俸遞馬驛券軍典  
人數公吏食錢並依都水外監丞司例本司公事並與



本路轉運提舉司及外都水監丞司公移行遣並從之

此據會要

詔都水監黃河六都大司除開封府界白馬等

縣黃河隄岸留二員餘各減官一員并其餘埽岸地里狹處使臣亦具相度減併以聞 中書言開封府見欠

贓賞錢內有於法當蠲除亦有孤貧可矜及追贓不及

十錢者亦有已納而吏不為銷簿者欲差同糾察在京

刑獄祝誥看詳除放外有合奏請及情理可矜具事理

聞奏從之 是日中書奏事已上論及市易利害且曰

朝廷所以設此者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周官泉府之事是也令正爾相反使中平之民如此失業不可不修完其法也 詔已差韓維孫永參問行人出錢免行利害可令元詳定官呂嘉問吳安持同取問既而維永言嘉問乃元詳定官不惟議論不同兼慮行人以嘉問是元詳定官及見提舉市易行戶事多相關不敢盡情供析望且令臣等體問所冀得盡事理從之

維永乞自體問乃初

六日事今并書之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督責諸縣捕蝗得雨

即時以聞賜熙河諸路策應諸軍特支錢有差王韶  
言韓存寶李燾陷主將當治軍法緣是日全軍陷沒蕃  
賊進攻城存寶等先歸登城固守乃得無虞乞免其罪  
詔存寶燾並釋罪委韶密訪存寶與思立出軍有無議  
論不同以聞

辛未獲嘉縣令崇文院校書無國子監直講曾肇為館  
閣校勘詔方田每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戶充  
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

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濶步數  
下各計定頃畝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別造方帳限四十  
日畢先點印訖曉示方戶各具書算人寫造草帳莊帳  
候給戶帖連莊帳付逐戶以為地符

此月二日又六日  
又十月二日五年

八月末志所載地符與  
此實錄小異今兩存之

壬申詔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等罷相度成都府置市易  
務止具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路博買利害以聞其後  
成都府轉運司同議亦以為便從之

正月二十五日差  
杞相度又三月十

六日云  
云可考

又詔自今諸國進奉人到闕更不差市易務

上界官主賣買

癸酉遼主遣利州觀察使耶律永寧祺州團練使韓宗

範其母遣奉國軍節度使耶律和衛尉卿趙孝傑來賀

同天節 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

了畢止是攢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見編排方

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

志有此此月二日  
又四日又十月二

日

是日雨

甲戌詔同天節依例上壽先是上以久旱避殿易服減  
常膳羣臣屢請不從至是雨告足羣臣又表請乃從之

西上閤門使苗授知河州賊復圍河州授往救之始度  
洮西將士皆欲徑趨河州授曰納木薩勒宗甚近有伏兵  
當襲之一戰而克進破賊斬首四百餘級論功第一遂

知河州擢四方館使榮州刺史

此據本傳當考或削去姚兕本傳亦請先破納木

薩勒宗

錄熙河秦鳳路死事者之家推恩有差惟景思立

輕敵敗事特卹其死戰與二人恩澤餘皆加等仍令經

畧司先取逐家本房如不足取近親依所定人數開析以聞 詔雜買務近支借錢一千三百五十緡依條有息錢三百緡以下今年收息一千七百餘緡委根究市易務利害所根究施行其後乃云此本息共收數也

先是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使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踊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購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

遂外敵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為福也於今之勢猶有可救臣伏願陛下開倉廩以賑貧乏諸有司培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



深知陛下愛養民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  
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欲人人  
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  
倉廩終以富盛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  
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剗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  
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  
際會千載一時欲何所為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  
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繫其人

君所以駕馭之如何爾古之人在山林有廊廟之憂至  
於芻蕘匹夫匹婦猶欲自盡以規其后陛下之朝臺諫  
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  
職者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  
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邪以為時然  
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呂君作於內  
臣應於外主唱於上臣和於下以成康濟之業膏潤德  
澤下浸昆蟲草木至治馨香達於上下至于千萬世莫

不欣慕而則效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甚於  
前古而羣臣所為如此其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  
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銘記不忘而終  
身飽飫於其父則不以為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  
祿徃徃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蓋朝廷設官位有高下  
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見怒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  
上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

死以告陛下誠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爾  
於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臣又見南征  
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人  
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  
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  
獻臣不敢具以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為一圖百  
不一及但經聖明眼目不必多見已可咨嗟涕泣使人  
傷心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陛下觀臣

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乞斬臣於宣  
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  
分言事之刑使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使疏及圖以示輔  
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  
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

司馬光記開云使  
上言新制使選人

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  
居深宮或不知之乃畫圖并進按使此疏乃無之當考  
俠六月九日責明年正月七日又責林栗言行錄載使  
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聽用蓋因俠上蘇軾  
等啓然考按他事或失先後如責躬詔乃三月二  
十八日而以為四月一日蓋誤也今但取其合者

乙亥上批京東忠果所以難招置者大抵人情懼見揀  
選上京離去鄉土是則失朝廷救饑除盜之意可明諭  
今後止揀填本州軍就糧禁軍 詔河北西路提點刑  
獄司劾定州路走馬承受任端端嘗呼集諸軍校有所  
戒諭而不以聞其帥於是安撫使滕甫以端侵預軍政  
奏之下轉運司體量得實故劾之其後獄具法止坐罰  
金又特命差替上於近習有過未始假借如此 詔諸  
馬遞鋪兵闕額如係重難鋪分招人不足許本城不係

配軍投換改刺仍就小給請受及關報住營處遣家屬  
從夔州路轉運司請也 廢原武馬監淇水二監合為

一 賜知熙州王韶詔書以韶奏領大兵過洮西破賊

於結河川斬二千餘級也

韶三月九日過洮西御集三月二十日王韶軍至寧河遣

將招討又獲二千餘級一行軍士可特支禁軍一貫餘  
准例指揮宣命入急遞付韶按此二十餘級當即是結

河川不知御集何故書此而實錄乃無之當考 舊紀  
於乙亥日亦書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斬級二千新紀

但去斬級二千凡四字

中書奏事已上論及市易事參知政事

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散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

緩急喪葬之目如此七八種小民無知但見官中給錢  
無不願請積累數多實送納不得上曰豈惟如此天下  
之民所納二稅至有十七八種者使吾民安得泰然也  
又詔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為錢一千於乾明寺米  
場聽民賒請中等粳米每斗為錢八十五文零糶與貧  
民無與停販之家立許人告捕法 賜河北路常平司  
度僧牒千募人入米賑濟

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賊



乘景思立踏白之敗圍岷州蕃僧溫遵率容李龍族應之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遣偏將及包順引兵縱擊選精兵百餘騎繇南門鼓噪而出合擊之賊遂敗走時朝廷以岷城孤遠難守俾退保臨江詔至賊已潰矣故就除本州團練使遵裕謂容李龍三族應賊而龍氏實破和爾川寨度不可盡誅乃以二十縑募取龍氏一級斬捕幾盡以其地招弓箭手貸容李籍為蕃勇敢乘障得

其死力溫導知無能為率其徒歸附

三月五日王安石云云當考

西京左藏庫使包順為內藏庫使賜金帶上錦袍絹三

百餘遷官賜絹有差錄岷州破賊之功也

包順事自十四日移此

詔應乘遞馬者於水行州縣聽乘舟官以役錢差雇

詳定行戶利害所言竊知體問行戶利害所取行人

狀與經本所所供利害不同慮朝廷不知因依欲望自

今凡有體問行戶所狀乞降本所以憑具析申奏從之

韓維言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

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補聖聽今於此小事處置關防乃不得與新進小生為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闥懇求去位優詔答之 詔濮安懿王子宗暉宗勝宗楚各賜芳林園宅地令將作監計口修蓋 又詔荆南岳鄂安澧州第四等以下災傷戶今年夏料役錢聽蠲減又賜淮南東路轉運司上供糧五萬石於災傷州縣募夫修工役 又詔軍士逃匿於熟戶族帳捕獲

依常法自首者釋罪 王韶言體量轄約昨在河州日  
屢與景思立言毋出兵而思立弗聽及言轄約力戰受  
傷以死詔轄約依諸司副使陣亡例給賻仍勘會親的  
骨肉以聞韶又言乞候諸處修築堡寨畢工併兵討蕩  
杓家摩雅克族上批如韶所奏即未有解兵之期令韶再  
相度以聞至六月杓家摩雅克族降

庚辰天章閣待制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韓鎮無提舉  
禮泉觀以上批續奉使分畫地界庶別給稍優以周家

用慰其冒暑遠使之勤也

壬午知大名府韓絳言本路旱災已及四月旬若使民投訴差官檢覆然後蠲除恐艱食之民有所不能欲乞河北路二麥不收者不俟差官檢覆悉免夏稅上批速如絳所奏行之仍詔開封府界諸路准此又批聞河北流民日多皆留京師恐貧困之民闕糧失所可速相度具如何措置以聞中書言近詔京西轉運等司募流民給錢糧減工料興役以為賑置其老疾孤幼皆濟以食

蓋以民既因災就熟若於京師給食則遠近輻湊轉使  
流離奔散因役募之兩得其利然竊恐工役不能處處  
皆有或有而未應興作以故未能周給欲更下有司令  
未興役州郡不以老少計口給食從之仍指揮其見留  
京師實貧乏者令司農寺相度具如何賑濟使得至所  
欲往州軍不致久留京師

癸未遣官謝雨 詔應黃河夏秋水漲隄岸危急須藉  
民夫救護處去所隸州五十里以上者本埽申所屬縣

輟令佐一員急部夫入役及申外丞司并本屬州催促應副仍令通判提舉如不至急妄追集民夫並科違制仍委按察官覺察之

甲申詔諸陣亡軍士祖父母父母妻無子孫依倚者人日給米二升以終其身婦人改嫁即停給 詔應熟夷稅戶無賣田宅與生夷並依緣邊戶典賣田土與蕃部法 又詔聞岷州闕糧少人入中其東南鹽鈔與今西鹽鈔法令三司具經久通行利害以聞 又詔汾石州

去年災傷五分以上戶見欠和糴糧草展納限至秋  
曾布呂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對上初以布  
言為是已而中變從惠卿請送魏繼宗於開封府令所  
屬知在是日布復對上獨指糯米收虛息事曰此事  
極分明布因言前後所陳事理無不明白聖意無不曉  
然今獨以此事為分明則其他殆未明矣上默然布又  
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  
今市易之為虛固已凜凜乎間架阡陌之事矣近日嘉



問奏稱熙寧六年收息八十餘萬乞推賞官吏其間有  
貼黃云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  
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  
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頷之  
謂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與之誼爭於朝廷觀聽為  
失體退與惠卿召行人於東府再詰其所陳如前不變  
而王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乙酉布復  
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

布不敢校也 詔災傷路分逐熟流民隨行之物稅錢

百以下聽免 是日雨雹 王韶大破西蕃摩正降

綱要

云築阿納城西蕃首領舊紀於乙酉十八日書王韶破西蕃斬級七千摩正降新紀別修如上今從之其詳又

具丁酉三十日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

司御史臺司馬光上疏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惠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  
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太宗之雉雉成王  
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  
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  
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  
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擲在朝  
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間官不敢預國  
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

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猷畝猶不忘君況居位  
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  
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  
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  
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  
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  
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威公之任管  
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竭力以

副陛下之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分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

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士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

尤者然後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害各

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苟不奉行新法立加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



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已  
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  
以為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  
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  
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  
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  
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  
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  
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  
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  
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嘆號泣而無  
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  
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  
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政

闕失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狷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

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  
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  
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  
矣臣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  
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  
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夫力者  
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  
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

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錙者或有之彼農夫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縑縷不蔽形糴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采拾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鐵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

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惠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



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思其故哉此  
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  
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  
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  
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  
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  
紲惟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  
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

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  
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  
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  
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  
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  
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  
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  
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

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  
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  
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  
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  
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

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以敵自縛其  
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  
兆皆反謬蓋始悟公車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  
事有悔予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天下復安  
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  
覺悟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  
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  
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

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

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  
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  
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  
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  
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  
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  
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

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情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為無後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

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光上疏不得其的實

月日案疏語云孟夏過半則必是四月十五日以後也今附此王安石罷相前

知青州滕甫

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

解矣

此據滕甫墓誌附見當考鄭俠言行錄云時詔求直言欲應詔者甚衆聞俠被劾皆沮縮惟司馬光

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險佞之黨曰於甌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仍乞治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



載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見言行錄或可據今且附見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

會綴中書門下班

安石轉九資元符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布云云可考

觀文

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召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無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先是上一日侍太后同岐王顥至太

皇太后宮太皇太后謂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  
錢盡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  
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上欲保全不若暫出之於  
外歲餘復召可也上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  
當事耳顥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  
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也皆  
不樂而罷

此據邵伯溫見聞錄云是司馬光記富弼語  
然伯溫云時宋祀前數日太皇曰天氣晴和

行禮日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人曰吾昔聞民間疾  
苦必以告仁宗常因政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

太皇太后勸帝因赦罷青苗免役錢按四年九月祀明堂時太皇太后必有此言七年九月祀明堂則安石以四月去相位矣此時必有差誤今畧加刪削使不相牴牾

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他

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上不許而呂惠卿入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

假名投書乞留安石此據鄭俠言行錄

上乃遣惠卿以

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傳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  
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朕  
深體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  
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  
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詔  
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  
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  
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

惠卿為護法善神

傳法沙門護法善神據吳玠漫堂隨筆人鄭俠言行錄云惠卿拜職曰京

師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使又上疏論之不報此當考詳刑定

他日上又賜安石手詔

曰王韶聞卿解機務頗不安職繼有姦人詐韶云朝廷已有命廢熙河徙帥治秦韶愈憂惑朕雖已降手勅開諭卿可特致書安慰之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

判河陽文彥博判大名府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李承

之兼同判司農寺兵部郎中陳安石復為戶部判官

以知諫院鄧潤甫等言朝廷近以京東監司不職例皆

罷去而安石到官未久凡官吏之善否新法之弛張容  
有未知無體問安石亦嘗發擿過官吏二十餘員故也

詔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縣以盧陽為名從章

惇請也

南江傳云懿州賜名沅州潭陽縣名盧陽縣並  
繫之七年六月案實錄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

也正月十九日惇請建州縣城寨當叅考九域志云沅  
州潭陽郡熙寧七年收復溪峒黔衡古顯叙峽中勝富  
瀛瀾允雲洽俄獎晃波宣十七州即唐叙錦獎州地置  
州治盧陽麻陽黔陽三縣食貨志云章惇初築沅州亦  
有屯田務又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九月二日可考  
又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罷屯田務此年九月二日

以沅州屯田  
法付劉彝

詔監楚州市易務著作佐郎王景彰追

兩官勒停并劾違法干繫官吏命官具案聞奏其違法所納息錢給還仍下杭州廣州市易務勘會違法事許令自改正以權發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提舉楚州市易司蔣之奇奏景彰違法糴買商人物貨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納息錢謂之乾息又勒商販不得往他郡多為留難以沮抑之上初令劾之既而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事狀灼然若不即行遣更俟劾罪必是遷延無以明朝廷元立法之意使百姓曉然開釋無

所歸咎可速斷遣庶妄作小人有所忌憚遂責之

戊子遣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為河北東路  
察訪使代呂惠卿也孝寬判軍器監入內都知張若水  
提點軍器庫以牒移監孝寬言若水屬吏不該用牒詔  
若水用申狀若水遣其子詣監求解軍器庫孝寬以若  
水不親至劾之尋命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

惇判監在  
孝寬受命

察訪後一日劾若水事今附見更須考詳  
又恐惇非代孝寬者後與惇同勘曾布

中書言京

朝官選人小使臣試中經書律令大義及議并斷案上



等欲與遷官循資堂除差遣中等堂除差遣下等注官  
換官者依此從之 詔韓絳居東府第一位呂惠卿第  
二位自是居東西府八位不以次 詔諸州軍器物料  
並置庫選職官或曹官一員兼監仍委通判點檢

己丑詔曰朕嘉先生之法澤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可謂  
盛矣故夙興夜寐八年於茲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布之  
四方皆稽合先王參考羣策而繼自朕志已行之效固  
亦可見而其間當職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已見妄

為更益或以苛刻為名或以因循為得使吾元元之民  
未盡蒙澤雖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為之廢法  
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有未安考察修  
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  
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無赦先是呂惠卿慮中  
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  
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  
下脫漏紹興

本因之當求別本考定恐尚有他語也今但云白上降  
此詔申明之宋史削去呂惠卿慮中外以下三十餘字

却先書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詔申明之發貼云係黃庭堅手筆並無底本照據并起居注時政記元不如此故削去時政記起居注亦何嘗能說事意朱史私為惠卿諱耳今復存之 上

批聞府界諸縣民闕食令提點司官體量具賑濟以聞又批聞廣州市舶司頓虧歲課二十萬緡或稱緣市易司之故致舶客不至未知虛實可體量推究以聞

庚寅交趾郡王乾德表言去冬十月南界定蕃寨申占城國王領兵三千餘人及王妻子乘舟來降今年正月已至本道稽顙克伏詔答之

新紀於六年十月遂書是月占城降於交趾誤也今

不取

鄜延路經畧司言罷肅戎軍至鄜州十八鋪守烽  
稅戶九十人即有邊事差弓箭手從之 上批見根究  
市易司事可催促結絕呂惠卿言近與曾布同根究市  
易事其間雖有異同亦已見利害大情及有無違法臣  
蒙恩命見辭免難同根究乞令中書盡取公案以異同  
情節逐一比對進呈詔應根究文字盡納中書後兩日  
布對延和殿條析前後所陳并比較治平二年熙寧六  
年收支錢物數進呈上以歲費寢廣為憂令布送中書

惠卿由是益不喜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國子監同修撰經義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叅知政事呂惠卿同提舉 又詔司農寺下諸路當職官勸諭蓄米之家賒借糴與貧民毋輒增價及差官檢括監糴委轉運提點刑獄司覺察之

辛卯賜瀘州軍前効用黔州努手號忠勝義軍人賜錢

三千有功者別議賞消井蠻寇邊此軍出力死戰蠻隔溪語曰相與無怨何致力也義軍罵曰朝廷遣我擊賊不知其他以藥箭射賊當之者立死賊惡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浩為供備庫使知沅州餘轉資減磨勘年有差錄討蕩竹灘狝玃蠻之功也浩初為廣西路兵馬都監因召對問橫山事改廊府路勾當公事未行會章惇察訪荆湖薦為辰州準備差使懿洽既定浩功為多故有是命尋又遷西京作坊副使

浩傳云七年為太原府路兵馬都監以南江功遷西京  
作坊副使仍知沅州浩力辭復為太原府路都監章惇  
又論浩功擢引進

副使熙河鈐轄

壬辰中書奏事已上論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  
當使百姓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  
人猶有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賠費深弊且天下貢  
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罷人臣亦當體朕此意  
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  
措置之間或有未盡陛下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

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

書自熙寧以來敕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

五月

二十一日樞密院亦就中書編類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范鎰練亨甫修熙寧政錄當即編類此也

又

詔司農寺罷賒糶粳米令三司盡數轉輸河北路常平

司以備賑濟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訪浙東

溫台等州自熙寧四年以後監司未嘗巡歷州縣事廢

弛無人點檢蓋監司止在浙西乘舡往來文移旁午指

揮不一州縣莫之適從遠民無所赴愬近郡困於將迎



欲乞以浙東浙西及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提舉官六員  
分為兩路杭蘇湖潤常秀睦七州為浙西路置轉運提  
舉於杭州提點刑獄於潤州越明婺溫台衢處七州為  
浙東路置轉運提舉於越州提點刑獄於溫州從之

朱本

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相度至九年五月乃詔分路合  
併入九年按七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勿復分路詔則是  
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從沈括所請矣朱本考之不  
詳遽削去墨本今依墨本仍具本月日然墨本既於此  
載沈括云云又於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載之亦誤  
也今止於此詳載削去彼書新本考異殊不辨詰但依  
朱本蓋  
疎畧耳

癸巳新權發遣兩浙路提點刑獄太子中允俞充檢正中書戶房公事 前提舉河陰輦運屯田郎中王玠遷一官虞部員外郎勾當京西排岸司文彥璋減磨勘二年玠等以都水監保明不閉汴口隄岸無虞也於是馮京曰昨王庠等以積凌敗隄各已停替此不可不賞臣終以不閉口為未安每年雖減梢芟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夫數亦不少若苦寒一夕凌排大積如何施工呂惠卿曰若晚閉早開似亦為便上曰子細更

與體問若成得清汴即為萬世之利

王庠等傳曆在二月六日

詔

判將作監范子奇向宗儒各陞一任以三司磨勘本監

裁省物料等錢二十九萬緡也 詔陳州節度推官富

蒙與一子郊社齋郎蒙往蔡州新蔡縣修水田宿村舍

民家遺火燔死故錄之 詔買鹽及鹽倉場監官地分

巡檢聽不拘合入遠近奏舉從江淮發運司請也其使

臣應短使者仍除重難綱運外餘並與免短使 詔開

封府界去年災傷殘欠稅物及佃牧地租課並權倚閣

甲午河東路同商量地界祕書丞呂大忠言伏見北使  
蕭禧至闕爭辨地界聞遣韓縝報聘乞下樞密院錄前  
後照據文字令縝齎至敵庭庶令北朝稍知本末詔縝  
詳大忠所奏及照驗文字地圖以往俟至彼面言自通  
好以來本朝遵守舊規未嘗先起事端誠以祖宗誓約  
各欲傳之子孫長無窮已如白溝館驛本待兩朝信使  
往來隨宜增蓋屋宇及安牆眼此乃常事北朝不欲存  
留已令毀拆雄州舊有關城歲久頽圯元檢工料六十

餘萬十餘年來才役數萬人又非創築於誓書無妨亦已住修河東界至前後已經分畫北朝更欲辨正不欲相違已專遣人與北朝差來官商量然恐北朝所差官不肯依理同議對執爭占失兩朝敦守歡好之禮如蘇直等莊一帶地前此南北各已遣官定奪標界分白歲月未久又欲變移彼此大國須存信約如此展轉何以準憑雖委所遣官商量恐北朝未悉知須至畧陳本末大意如此更委鎮隨宜應答鎮至敵庭不果致但與押

燕蕃相李仲熙畧相酬對而還

此段與密院時政記同  
六月大忠丁父憂九月

十三日乃  
見其事

詔諸城外草市及鎮市內保甲毋得附入

鄉村都保如共不及一都保者止令廂虞候鎮將兼管

從司農寺請也 梓夔路察訪司言瀘州江安合肥縣

深在瘴地夷漢事多乞自今知縣並依戎瀘州通判例

酬獎如無第二任知縣人候到任三年與減磨勘三年

從之又言遂州青石縣合州赤水縣主戶各及三千以

上昨並廢為鎮人不以為便乞仍舊為縣從之仍令轉

運司劾元相度官以聞 開封府言乞下三司於新城  
北面諸門外更置糶場定價零細糶與流民從之仍令  
比城中斗減錢五 詔媿好宋氏遇同天節賜親屬霞  
帔三道自今為例 分京東路為東西兩路以青淄濰  
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為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州南  
京為西路先是鄧潤甫等乞分為兩路財賦金穀並令  
通融移用至是下京東監司相度如潤甫等所請

新紀  
繫此

事於八年正月丙午誤也  
五年八月己亥己分京西

乙未祕書丞權通判河州鮮于師中為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錄城守之功也先是果莊使謀紹景思立云摩  
正有衆數千在踏白城將來降請逆諸河上思立信以  
為可取率精騎往襲之師中知其詐勸思立無往思立  
不聽遂行師中即治守具思立既敗果莊遂圍河州師  
中卒全其城故賞之尋又賜絹三百匹餘官悉論城守

功減磨勘年有差

宋史五月一日又書賜知河州鮮于師中絹三百匹通判李山甫減磨勘

三年餘官減磨勘年有差師中知河州實錄不書按四月七日已除苗授知河州不應更以命師中恐朱史誤



也今不取思立信問謀以  
為摩正可取此據青唐錄

置南山堡通會關於河州

詔三班差使借差并殿侍犯罪斷訖取補授宣劄批  
所犯刑名徒以上仍勒停犯除名及永不收叙者即追  
毀

丙申詔聞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錢則下戶太  
重常平惟務散多更不出榜召人情願有用等第敷錢  
與民極為不便令本路監司速體量按治以聞又詔近  
楚州市易務監官違法聞蔣之奇久已知之亦嘗有百

姓陳訴而之奇都不案治宜亦體量以聞會之奇丁憂

去

丙戌之奇已奏王景彰此云  
不按治當考朱史已削去

密州觀察使知汝州

向傳範卒

丁酉李憲言摩正出降輔臣皆賀詔摩正及母妻子令  
王韶李憲發遣赴闕走馬承受長孫良臣押引優厚支  
錢令緣路供給初韶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疾馳而西  
會兵於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謀所  
向諸將皆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

也今知救至必設伏以待我且彼新勝氣甚銳未可與爭鋒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趨定羌城三月丙午渡洮遣王君萬等先破結河川額勒錦族以斷通夏國徑路斬千餘級韶進兵寧河寨分遣諸將入南山破布沁巴勒等族復斬千餘級賊知黨援既絕且恐斷南山歸道乃拔寨遁去甲寅韶遣諸將領兵旁南山焚族帳斬三百餘級即日通路至河州果莊等餘衆保踏白

城西杓摩雅克家等族去河州百餘里四月辛巳師自河  
州閭精谷出踏白城西與蕃賊戰斬千餘級壬午進至  
銀川破賊堡十餘燔七千餘帳斬二千餘級癸未分兵  
北至黃河西至南山復斬千餘級又遣將領兵入踏白  
城墜祭陣亡將士甲申回軍至河州乙酉進築阿納城  
前後斬七千餘級燒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摩正率  
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王韶言已遣閭門祗候麻宗  
道等管押摩正赴闕及遣男厚齋表稱賀思立之覆軍

也賊勢復張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論者欲乘此棄河  
湟上亦為之肝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且  
諭高遵裕令退保臨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賜手詔褒諭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寧河之行卿得之矣

王君萬苗授姚

兇等傳並云先攻納木薩勒宗不知納木薩勒宗果安在實錄與韶本傳並不言當考四月七日除苗授知河州已附見納木薩勒宗事

置岷州穀藏堡遼主遣其樞密副使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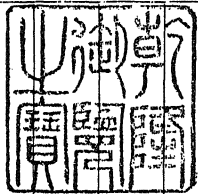
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樞密直學士梁頴議河東地界

於代州境上

新紀於丁酉日書遼人遣樞密副使蕭素議疆事於代州舊紀無之

上批

熙河路自恢復以來征伐饋餉人頗勞苦今摩正已降  
邊事寧息宜曲赦本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三至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秦

泉

謄錄監生

臣

秦

澧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五月戊戌朔曲赦熙河路雜犯死罪降從流  
以下釋之本路馬步軍并今年二月以後運糧草材  
未修築堡寨等廂軍義勇弓箭手蕃兵寨戶彊人及自  
京至本路急脚馬遞鋪兵士諸路差在熙河今年二月

以後嘗經戰兵並與特支錢軍士因戰重傷不任征役者且給全分衣糧河北都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為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初王安石既罷李師中瀛州之命因薦章惇可用陳升之亦欲用惇上曰惇但能作吏文耳安石曰惇吏文麤疎然有機略勝王韶時韓縝猶未出使上欲復令縝還任安石曰惇非縝所及也蔡挺言縝在瀛州非理慘虐安石因請用惇吳充言不知契丹事與南江孰大安石曰臣知惇可以為帥

非為其了南江事未了南江事臣已知惇可以為帥若

待試其當得契丹然後用即韓信何由倔起為大將當

項羽上乃許安石候惇回自南江用之已而用惇帥涇

原代王廣淵命既下亟寢之

此據御集四月四日事

及安石去位

復除惇為高陽關路安撫使

此亦據御集四月二十九日事

又寢之瑾

先嘗攝州事於是加職為真

御集五月十七日惟瑾疾速赴任不知瑾幾時却罷

權瀛州歸轉運司當考

詔募河北饑民修瀛州城 荆湖北路

轉運使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孫楠為太常少卿直龍圖

閣知辰州宮苑使石鑑為皇城使忠州刺史祕書丞轉  
運判官沈叔通通判辰州石禹勤各減磨勘三年章惇  
乞賞桶等饋軍之勞也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

中言臣聞應天以實者見於行事動民以行者不以空  
言天生愚臣蓋為聖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簡易之理  
求諸天地陛下早用臣說則太平之事略已施行成康  
文景未足企慕朝廷闕失豈待人言而後知之天難忱  
斯帝命可畏旱既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

之行應天之實臣恐不足以塞天變一切利害曾何足  
數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  
馬光蘇軾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  
有敢言者臣泣血雨淚而拜封章陛下聞臣此言忍不  
感悟臣未嘗有一言及錢穀甲兵者盖知事君以道直  
欲以伊尹致君之事為師不敢以近世有為之君待陛  
下及得罪去國安於報効并心一意以望太平五年於  
茲而未免陛下焦心勞思不有人患誰興厲階

熙寧三年十月

師中落待制知舒州七年二月復待制知瀛州尋罷之蓋罷瀛州不罷待制也

臣欲殺身無益

於事長嘆大慟昊天不聞陛下承祖宗之基求治如此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強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務欲為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上批師中敢肆誕慢輒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朕躬職其姦欺所宜顯黜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安石甚惡師中嘗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及是呂惠

卿請出師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

元豐元年四

月師中卒

已亥詔近諸路奏強劫十人以上已十數發可令提點  
官司嚴加督捕毋致結成羣黨上批市易務遣人往諸  
路販易可問何年月日指揮許令如此執政進呈不行

此段朱史簽貼云一時取問無行遣前去今復存之御  
集云進呈訖按進呈訖即是無行遣也此必因四月十  
七日曾布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故有此  
問卒無行遣應是呂惠卿為呂嘉問蔽匿其事耳

西南蕃烏蠻羅氏鬼主僕夜為銀青光祿大夫知羈縻

姚州南望箇恕為銀青光祿大夫知羈縻歸徠州沙取  
祿路乞弟並為把截西南蕃部巡檢從經制夷事熊本  
請也烏蠻有兩首領常入省地鬻馬晏子隸清井監甫  
望箇恕隸納溪寨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省地絕近猶  
有清井之阻甫望箇恕近納溪寨舟下瀘州不過半日  
而二首領常賦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  
本遣勾當公事鄧軫招以爵賞僕夜晏子甫望箇恕皆  
納貢願受王命本言不羈屬此兩蠻則諸蠻未易服也



故命之晏子未及命而死沙取祿路者晏子之子也乞

弟甫望箇恕之子也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乙未已載僕夜等名

庚子知熙州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王韶為觀文殿  
學士禮部侍郎仍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賜絹三千授  
其子廓大理評事賜進士出身次子厚大理評事秦鳳  
路副都總管內園使燕達為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熙  
河路照管軍馬事宜入內東頭供奉官李憲寄昭宣使  
嘉州防禦使賞降摩正之功也 詔近賜錢五十萬緡

與河北常平司仍令本司更以五十萬緡於緣邊州軍  
糴糧可令兩路常平司各具見在錢穀數以聞

辛丑太子中允集賢殿修撰張琥同知諫院 廣西安  
撫司奏請邕州左右江五寨鎮峒民所納夏稅錢布麻  
皮馬價錢等如願折納米者聽其便從之 遣熙河路  
走馬承受長孫良臣往熙州為踏白城陣亡將士作浮  
屠道場七晝夜命河州收瘞暴骸

壬寅雨電

癸卯又雨雹 中書言聞災傷路分募人工役多不預  
示夫數饑民驟集或無可興作乞下司農寺令諸路依  
所計工數曉諭入役免致饑民失所從之 權河北西  
路轉運使司封郎中劉航提舉崇福宮先是航應詔論  
時政五事請削役錢之令復募法為差法罷斥程昉勿  
以為水官盡復廢縣置令尉禁保甲藏兵於家追市易  
所遣官勿使販粟塞下蠲除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之制  
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復議請減法以明貴賤之分

疏奏不報又言人君不可輕失天下之心宜乘時有所  
改為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語尤切至因力奏求罷職  
故有是命 文思副使李祥為供備庫使供備庫副使

劉普龍騎第一下名都虞候彭孫

本河州羣盜

並為文思副

使祥普以河州守城孫以章惇言討蠻賊有功故也惇  
又請令孫管押龍猛獲級傷中得力兵員入見許之仍  
令軍頭司候引呈飛騎蕃落畢取旨懿洽州歸明人田  
宗廣為內殿崇班 王安石乞以經義檢討官余中等

往江寧府吏人給食錢外依例與大將驛料從之 詔  
觀文殿學士王韶特贈二代其母封永嘉郡太夫人召  
入禁中子婦從入者皆賜命服

甲辰都提舉市易司呂嘉問陞一任以在京都商稅課  
增羨也 將作監請修大通門外透水槽為釣槽從之  
初議擢透槽使高三班借差時習言當用土功十餘萬  
又自順天門至牧養監擡展五橋勞費甚大乞造軟槽  
遇船往來釣起而水都監以為便利故用習言 詔熙

河路歲計用錢令秦鳳等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略司用  
具無事時各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  
百萬緡七年以來財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

萬緡

此據趙思忠傳朱史削去簽貼云河湟故地方二  
千里新造之邦費用固不為多至於今日已不煩

朝廷供億前史官意以廣費為非故妄書此又云自合  
於裁減邊費處相照修入然訖不曾修入今撰取附見  
具無事時一年收支數下邵伯溫見聞錄云自開熙河  
以來陝西民日因朝廷財用益耗獨岷州白石大潭秦  
州屬縣有賦稅餘無斗粟尺布惟仰陝  
西州郡及朝廷帑藏供給耳此事當考

荆湖北路轉

運使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孫楠為集賢殿修撰令久任

權通判辰州著作佐郎謝麟遷太常博士換西上閣門  
副使知沅州兼緣邊溪洞都巡檢使以章惇言稍賞薄  
及乞換麟官且遷擢之麟建州人也 詔河東路闕雨

州軍長吏訪名山靈祠精禱 詔權南劍州判官國子

監勾當公事陳格為祕書丞漳浦縣主簿方希覺為奉

禮郎和州團練副使程嗣直叙大理評事餘減磨勘年

有差以章惇上格等招田元猛功狀故賞之

希覺欺冒  
見八年十

月十  
三日

陳州司法參軍律學士王白為中書禮房習學

公事吳縣尉曾改新成都府戶曹參軍劉涇為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白開封敗漳州人涇孝孫子也

敗八年八月十

六日罷六月十七日可考

禮賓使文州刺史王中正領嘉州團練

使中正於麟府豐州嘗招弓箭手千四百人及熙河又招千三百六十人故賞之 贈皇城使果州刺史王存

忠州團練使引進副使帶御器械王寧果州團練使入內供奉官寄崇儀使李元凱英州團練使供備庫使魏奇嘉州刺史文思副使林信丹州刺史內殿承制王令



安高知方並文思副使供奉官李懷素馬恩並皇城副使侍禁趙間文思副使殿直陳俊劉文秀張恭並供備庫副使以河州之役死事也 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真定災傷欲以常平及省倉陳穀五萬石減價出糴候豐熟償足從之

乙巳給事中致仕郭申錫卒

己酉太常丞權監察御史裏行蔡確直集賢院權發遣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 知熙州王韶言熙河岷

州芻糧可支一歲而轉運司以銀絹錢物貸商人乘急邀利價日益高費官本日益多並邊物日益貴今邊屯無甚警急兵戍減撤欲乞已貸者令納外自餘米麥皆可罷糴上批依所奏前期曉諭商人截日往糴 法寺奏斷深州百姓陳膺等聽諸葛公權計癸丑歲國家主有兵興變共謀為亂公權亡不獲詔陳膺朱川皆斬史亮李信杖死餘黨並杖脊分配編管告事人王通釋罪授西頭供奉官勿與親民差遣任滿就移毋得赴闕

庚戌上批聞熙州通遠軍自熙寧六年二月以後借見  
錢鹽鈔金銀紬絹度僧牒等與人略計十七萬緡今一  
年餘纔納七千緡或失元借主名勒保人均納可令經  
略轉運司具析以聞皆言無之遂已 詔入內供奉官  
衛端之追兩官免勒停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  
配京東西本城端之被差看驗弓弩不堪修者折剝乃  
以病色弓三十五萬餘張赴折剝所內角面十二萬司  
修計費錢七千餘緡犯在踈決前上曰是可以弗懲乎

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減磨勘四年至是坐

枉費得罪

呂惠卿家傳惠卿判軍器監時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衛端之編排弓槍庫雜色弓七十

餘萬張其當毀者四十九萬張已毀十七矣惠卿遣屬官李稷等詣庫覆視之得其以良為惡而未毀者十餘萬請復存之案端之得罪時惠卿已執政矣或是惠卿先發端之罪及執政乃行罰也家傳又以端之得罪係遣郝質詣軍器監前郝質詣監已附正月十二日更須詳考之

上批昨熙河圍閉日

久是時在城正兵極少聞全得民丁相兼防守未知本路嘗如何存卹令經略司以聞

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士已

罷辭賦所試事業即與制舉無異至於時政闕失即士庶各許上封言事其賢良方正等科目欲乞並行停罷從之先是中書條例所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自此出行之已久不須停廢上曰天下事可罷而未及如此者甚衆此恐未遑改革呂惠卿曰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為終身為學之累朝廷事有可更者更之則積小治可至大治不須更有所待至是乃罷

惠卿云云墨本在四月二十五日今從朱本并入此

壬子贈禮賓副使包約為忠州刺史約蕃官也初從景思立河州戰沒或誣為降賊走馬承受張佑等言約實中箭死詔王韶考實如佑等言故有是命 詔京東河北置簡中崇勝奉化廂軍十指揮懷衛濮州各二德博齊州各一總五千人將修完河北州軍城故也 詔開封府白馬縣界旱及十分其芟灘地租草與倚閣

癸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

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遂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  
人榮之 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熊本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並同判司農寺 龍  
圖閣待制樞密都丞旨曾孝寬言修賞功格點檢條例  
曾叟王白近準朝旨罷乞依前點檢合用條例仍許據  
合檢文字就史院抄錄從之 詔河北路轉運提舉司  
災傷戶第四等以下放稅及五分以上今年夏稅免役  
錢一面體量放免以聞

甲寅上批河東謀知北界點集軍甚急可令雄定州并河北緣邊安撫司經略安撫司厚以錢物體問敵中動靜以聞 皇城使文州刺史韓存寶為熙河路都監從王韶之請也

乙卯工部郎中蘇頌勾當三班院頌補外三歲今乃歸朝 詔司農寺主簿勾當公事官自今非有朝旨毋得差出仍減四員令本司具合存減員數以聞 淮南東路轉運司言察訪司劾楚州諸縣失催青苗錢官吏楚



州方旱災二麥未收若劾官吏必有追擾詔勿劾

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季長仍改太子中允先是上每以外事問王安石安石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安石曰陛下與他人為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安石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安石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安石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乃隱於朕乎安石不

得已曰朱明之為臣言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呂惠卿欲引安石親暱置之左右薦明之為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為誰惠卿以季長對上即召季長與惠卿弟升卿同為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營繕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

惠卿所為以謂必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甚不得進用

此據司馬光記聞升卿無學術不能對上所問不知詩序何以即全用升卿所解當考

詔提點

淮南東路刑獄都官員外郎晁端彥徙兩浙路殿中丞  
權發遣兩浙路提點刑獄廬秉徙淮南東路權發遣淮  
南東路轉運副使張靚徙兩浙路先是中書言聞兩浙  
近年鹽課增羨惟刑獄繁多今據虞太寧奏以申舉官  
司行鹽法差誤廬秉挾恨捃拾審如所奏即多罪及無  
辜刑禁之繁恐由此起兼聞多積壓鹽數故有是命靚

且使體量改正仍具違法事及相度宜如何使不致虧  
歲課可省刑禁又詔三司具盧秉已增課利保明以聞

六月十五日辛巳 九月癸亥二十八日張  
靚體量奏至虞太寧不知時任何官當檢附

戊午皇第四子生翌日不育

後名仲

太常丞集賢殿修

撰同知諫院張琥兼侍御史知雜事 詔熙寧以來朝

廷創改法度屬樞密院者令中書取索一就編類進呈

四月二十五日中書先被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范  
鎮練亨甫修熙寧政錄當即編類此後乃名政錄爾

又詔參知政事呂惠卿五日一赴經筵 大理寺丞

知永興軍鄠縣薛固勒停縣吏韓仲戡等五人並配五百里固坐枷錮青苗戶及用木夾升民戶等致吏受賕會降特黜之

庚申永興軍秦鳳路察訪旬請蕃官質買漢戶地者亦出免役錢詔司農寺免役錢特放蕃官質買漢戶地常約束之

辛酉判軍器監知制誥章惇兼直學士院右正言集賢校理直舍人院許將太常丞集賢校理直舍人院鄧潤

甫並免試為知制誥潤甫仍改右正言 賜故太子中

允館閣校勘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黎侁家絹百匹

詔諸路公人依緣邊弓箭手例給田募人其招弓箭手

寨戶地不用此令凡係官逃絕監牧等田不許射買請

佃委本縣置籍估所得租合值價錢以一年雇錢為準

仍量加優潤以役錢據數撥還轉運司

王荆公當國以徭役害農而游

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異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判金陵薦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閒田募役既而閒田少役人多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

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甲毀乙故壞新法於是  
不行溫卿之言依舊給錢募役此據魏泰東軒錄當考  
詳剛附按目錄則給田募役乃李承之建議八年四月  
十二日罷此蘇軾元祐元年四月六日奏議王巖叟等  
二年三月末  
駁奏當并考  
中書戶房比對市易務及曾布根究市

易違法事詔章惇曾孝寬就軍器監置司根究以聞呂  
惠卿又令戶房會計治平熙寧財賦收支之數與布所  
陳皆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後八日布  
對於延和殿言戶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為然布  
因言市易已置獄朝夕竄黜自爾必無繇復望清光上

曰卿為三司案所部違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為無罪不知中書之意如何況臣嘗自言與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獄其意可見上曰有曾孝寬在事既付獄未必不直布曰臣與惠卿爭論職事今惠卿已秉政勢傾中外雖使臣為獄官亦未必敢以臣為直以惠卿為曲然臣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地親職重莫如臣所陳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於朝廷孤遠之士何所望於陛下都邑之下人情詢詢怨嗟沸騰達於聖聽然而不得伸於



朝廷海隅蒼生何所望於陛下臣得罪竄謫何所敢辭  
至於去就亦不繫朝廷輕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為戒  
自此議論無敢與執政不同者爾上慰勞之曰卿不須  
如此自爾不復請對後八十餘日乃貶

布貶在八月十七日

壬戌國子監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朝集院為  
律學外屋尚百餘間乞盡充學舍從之初太學地甚狹  
其東為錫慶院又其東為朝集院慶厯中始許以錫慶  
稍益之未幾復罷後胡瑗至乃得錫慶後堂及二廡容

諸生仍以齋筵更衣位置錄行堂遇乾元節賜齋筵尚  
權以錄行堂更衣至是并朝集院賜之以廣二學為屋  
百楹學者以千計 詔河北東西路轉運司疾速契勘  
轄下未得雨州軍入急遞以聞

癸亥中書言京朝官選人未滿兩考及非見任者雖無  
舉主許試刑法試中京朝官減磨勘一年選人得堂除  
並候成兩考及舉主應格日推恩從之 賜鳳翔百姓  
趙懷懿錢三百千懷懿有女嫁何氏女歸言夫之弟巨

源謀反懷懿以其事告官巨源論法當斬懷懿乞行賞  
有司以何氏告其夫弟之罪法告有服親不當賞懷懿  
訴於登聞檢院下刑部刑部言五服許相容隱雖謀逆  
許告於法無賞特賜之

甲子分命輔臣祈雨 工部員外郎集英殿修撰檢正  
中書五房公事李承之兼權判軍器監 屯田員外郎  
直集賢院范百祿同知諫院 中書刑房覆考試中刑  
法第一等選人除詳斷官第二等循兩資第三等京朝

官減二年磨勘選人循一資第四等京朝官減一年磨勘選人堂除一次第五等京朝官先指射優便差遣選人免試注官從之 命太子中允檢正中書戶房公事

俞充察訪荆湖路常平等事以章惇言向兩奉使皆專

措置溪洞事不假點檢巡歷乞再遣官故也已而充亦

不行

充次職任在七月十八日

詔諸造入陣弓箭度材料上中下

軍分三等上等弓四尺八寸五分箭二尺八寸五分之中等下等弓第減一寸五分箭第減一寸其拍射教閱射

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 錄成都布衣郭大亨為試將  
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大亨嘗應詔進訪求書籍秘閣看  
詳及五百卷故錄之

乙丑上批令東京路常平司具今歲所糶糧及見在數  
以聞 又詔已得雨令司農寺指揮諸路相度如饑民  
及流移戶不致闕食未須官中賑濟即且權停所興工  
役 是月復憲州從知太原府劉庠請也庠又請修築  
惠寧肅定神木三堡募民子弟技擊剽銳者籍為勇敢

以待陷堅走敵流罪以下情可貴者免杖徙實河外從

之

數事不必皆是月今依本傳附見陳師道銘魏濤墓

云濤為河東從事佐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

欲割界之遣使臨議庠以屬濤使不能屈則臨以威濤

不為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振

契丹亦不敢競庠由是益知濤謂可當大事濤彭城

人也史載復憲州事極不詳故增注此以待考詳初

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疆事謀者謂敵必稱兵契丹傳

河東謀言北界聲言聚兵入寇詔以問劉庠庠對敵必不敢稱兵代州

岢嵐軍求濟師皆不應時敵主植牙雲中遣數騎涉吾

地邊吏執之敵檄紛爭不已或疑庠啟釁庠奏敵意在

畫疆耳臣刺知敵重兵皆不在行料應艱食願朝廷緩  
答而峻拒之方盛夏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  
計願遣劉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論臣俾將佐飭兵觀釁  
而動此事機也朝廷以敵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  
之說乃錄敵主書付庠諭以地界且通商論庠復奏曰  
臣竊疑北人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近年克復河湟北  
界不為唇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  
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來禮宜偃蹇

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姦意別有所在也北人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請宜峻拒之或與其不當得之地既墮其姦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恐非歲月可解也後竟以鴻和爾山分水嶺地與之庠時已去位每以為恨士大夫為國遠慮者亦莫不惜之 置岷州荔川和爾

川間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為南川寨

時政記十九日丙辰置荔川寨

於岷州即穆楞川也二十六日癸亥改河州南山堡為南川寨今依實錄并書之

移彭州導



江縣於永康寨以舊縣為鎮

此據實錄

